

1976

2005

社地历
会理史

教学回眸

鄞州教育局教研室

我们一起去过

我們
一起
走過

1976

2005

社地历史
会理史

教学
回眸

鄞州教育局教研室

文革结束 30 年来,鄞州教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鄞州先后被评为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先进单位、省首批教育强县、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全国两基工作(基本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少年文盲)先进县、全国九五期间儿童工作先进县、全国首批社区教育实验区……

鄞州历史、地理、社会教学也谱写了一篇又一篇的华章:

30 年来,在高考录取分数线远高于其它省份的浙江省,鄞州的高考历史、地理成绩在全省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文化昌盛、教育发达的浙江省,这里的社会教学始终走在全省的前列。

30 年来,这里接连不断地涌现出诸多的省特级教师、市名师、市骨干教师、省教坛新秀,涌现出诸多的全国录像课一等奖获得者、全国课件评比一等奖获得者、全国学生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涌现出诸多的省课堂教学评比一等奖获得者、省录像课一等奖获得者、省论文一等奖获得者、省课件制作一等奖获得者,涌现出难以数计的教育教学专著和论文……

30 年来,这里涌现出众多的地方志专家、环保专家、诗人、作家、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局长、校长、地方党政领导、省特级教师评委、省教材编委、省学会专业委员会主任、省学会理事、市专业学会会长……

这是一支群星璀璨的梯队,从九二鹤龄的诗翁到二十出头的翘楚,几代人不懈努力,携手无间共忧乐,同耕一片净土,挥洒一方天空,尽显一派风采!



鄞县部分历史教师在苏州留影，摄于1980年8月25日，前排左起：仇成耀、裘义进；后排左起：桑文磁、王宏福、王庆云



鄞县部分历史、地理教师在杭州留影，摄于1980年8月24日，前排左起：张德锋、钱方仁、王庆云；后排左起：桑文磁、周卫民、王宏福



鄞县少年学史会成立大会留影，1984年11月摄于原鄞县大会堂，第一排左起：孙伯顺、李星驰、李贵菊、裴伯虎、王宏福、黄家福、萧湘、周闪耀、吴启远、陈厚积、孙守尚、沈心康、应秀卿、仇成耀；第二排左起：缪亚君、梅高浓、宋时铭、徐仁云、戴松岳，右四：余亚斐

目 录

(回忆录排列以齿为序)

1974—2019年历史教学回眸

- 萧 湘 三十余年历史教学的回顾 /1
- 孙伯顺 我与历史 /11
- 王宏福 “半途出家”教历史 /15
- 何忠兆 给我一片天空,还你一个惊喜 /25
- 黄家楹 文革后历史教研活动杂忆 /29
- 李星驰 教学教研工作 37 年迷往 /35
- 徐仁云 蓦然回首 /47
- 徐振祥 共写精彩的历史华章 /57
- 张跃娟 人生驿路上的驻足回望 /61
- 刘红首 学习——不断进步的源泉 /65
- 余佩霞 与学生一起成长 /69
- 徐玉萍 成长琐记 /75
- 金群彩 当一名历史老师是我无悔的选择 /79
- 周波军 我的工作经历 /81
- 张丽君 风雨之后见彩虹 /83
- 张曦辉 从师十二年随感 /85
- 袁江虹 教学随感 /88
- 梁淑菲 十年教学反思 /90
- 朱彩琴 我的教学成长历程 /93
- 陈峰异 色彩 /96
- 杨奕信 我的成长经历 /100
- 黄红高 我的一些体会 /102
- 胡元美 无悔于我的选择 /104
- 赵远刚 拨动我们的心弦 /107
- 阮亚芬 探寻历史的美丽 /109
- 胡 晔 教学回眸 /113
- 史文磊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15
- 毛晓波 亦苦亦甜——回眸两年 /117
- 章文博 原来历史老师也可以幸福的 /119

2016—2017 年地理教学回眸

- 吕素瑞 我的机遇 /121
汤鸿健 难忘的岁月 美好的回忆 /125
李耕山 我的教学生活二三事 /131
王承梧 我与地理结缘 /134
邱展峰 悠悠往事 /137
朱九一 从教点滴 /143
赵忠岳 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145
施灵萍 我愿做一缕洒向校园的阳光 /151
林启云 一心一意做教师 /154
章玲 人生四事 /156
戴红菊 我的教学回顾 /159
徐亚辉 我的第一个“十年” /162
黄爱萍 五年教学生涯的简单回顾 /164
蔡国忠 五年的回忆 /166
汪行表 从教四年忆 /168
王玲 我的教学成长史 /170
俞海萍 三年工作的回忆 /172
叶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74
钱庆丰 初为人师 /177

2016—2017 年社会教学回眸

- 董松伟 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179
傅瑞庭 教书缘 /186
洪绍南 情依旧,意依旧,一片痴心亦依旧 /189
周定贵 我的苦学经历 /193
陶金荣 充实的教学生活 /197
周序锡 记忆的历史 /200
姜国成 坚守阵地 /203
邱桂芬 低头认真做事 抬头认真做人 /204
楼益波 默默地耕耘 快乐地收获 /208
钱敏芬 我的教学经历 /211
洪伟源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点悔去 /213
李优治 十年教学回顾 /221

- 忻万紫 十年成长历程的反思 /223
 陈洪平 我的教学生涯 /226
 余佩琴 幸运只给有准备的人 /229
 吴贤锋 葛成军 重在观念 成在作为 /232
 张吉刚 进步,从学习开始 /235
 叶力云 成长的岁月 /239
 朱红雁 教学须以爱唤心 /242
 陈立丰 雨后看见美丽的彩虹 /245
 陈 红 成长的快乐 /248

学校教研组活动剪影

- 鄞州中学史地教研组 温暖似家 /251
 姜山中学史地教研组 平平淡淡才是真 /258
 正始中学史地教研组 团结进取 奋发有为 /263
 鄞江中学史地教研组 和谐的团队 /268
 鄞州高级中学史地教研组 和谐生美 协作共济 /271
 咸祥中学史地教研组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274
 五乡中学史地教研组 心有阳光就灿烂 /277
 同济中学史地教研组 理解、信任和爱 /281

教师才艺展示

- 桑文磁诗作选刊 /283
 汤鸿健书法艺术 /287
 王宏福集藏雅事 /288
 徐仁云书画艺术 /290
 徐振祥硬笔书法 /293
 周序锡书法艺术 /295
 钱丁盛书法篆刻艺术 /298
 李星驰早年艺事 /302

1976-2005年历史、地理、社会教师获奖情况一览表 305

1976-2005年历史、地理、社会教学教研活动纪事 323

三十余年历史教学的回顾

鄞州中学 萧 湘



一、我与中学历史教学的缘份

我高中毕业后,因社会大变迁的原因,未能在大学进行专业历史学习,其后所以能从事 30 余年的中学历史教学,主要缘于我参军后在部队的一段工作经历。我随部队解放舟山群岛,随即投入清剿海匪、抗美援朝和战备守岛的任务,时我在团政治处、师政治部先后担任过团报记者、助理编辑、助理干事及文教组长等职,从事新闻、宣传、文教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有一段时期经常要下连队了解战士思想动态,采访战士先进事迹,然后编辑出版团报(周刊),或撰写每月《部队思想情况简报》上报上级政治机关。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部队掀起了持久的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我肩负着下连队给战士进行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讲座。其后,师政治部又指定以我为组长的十多位宣传、文教、文化干部筹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我们以中国近代史为主要线索,以图片、照片、漫画和少量实物为主要内容,配以浅显的文字说明,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操办,展览馆颇具规模,然后组织全师各团连队轮流参观学习。教人先教己,艰巨的政治任务促使我刻苦地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当时部队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还进行以“反美、仇美、蔑(视)美”为主要内容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以“一边倒”、“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形势教育。工作就是学习,教育者自己必先受教育,我在海岛上坚持自学《俄罗斯史》、《苏联史》和《美国史》,对照世界地图,做了详尽的学习笔记。由于这几年的工作实践,转业复员之后,分配到文教系统,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中学历史教学为职业。



1953 年与团政治处战友摄于岱山岛

二、运动不断，动荡年代的历史教学

转业复员后，先在市效实中学短暂代课，1956年初，正式分配到宁波市第一初级中学（今七中）任教。新的工作岗位激起了我的工作和学习热情，两年工作期间，我积极参加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函授学习，当时工作量逐学期增加，我除了担任过初一到初三的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学以外，以后又兼任政史地音体美综合教研组长、校工会主席、初三班主任，最后甚至还兼任第二初级中学（今八中）的初三世界史课程。工作与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过得十分愉快充实，业余我还读了半年俄语夜校。1957年我被评为宁波市复员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中央教育部的两名工作人员来甬检查工作，还听过我的初三世界史课。

好景不长。1957年下半年反右运动开始，教学秩序打乱。1958年初我被下放到梅山盐场劳动锻炼，新婚不久的妻子亦被牵连一同下放。於是经历了半年多每天与潮汐涨落相适应的生活，不管白天黑夜，涨潮即回工棚睡觉吃饭，落潮就得跋泥涂，下滩涂，溜泥砌海塘，围涂造田。艰苦的体力劳动和军营式的集体生活把人折磨得遍体鳞伤，牙齿脱落，什么历史教学早已置之度外。半年后，1958年夏秋，我被调回市五中（今效实中学）任教，担任初二年级历史课兼班主任。那时，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三面红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历史课作为副科早已被学校、家长、师生视为可有可无。每周的教师民兵操练，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高喊“超英赶美”，不断地传达中央某领导所谓“共产主义生活美好前景”，“家庭夫妻子女皆编入人民公社”，“每人有小轿车、飞机可代步，每个城市皆设空中警察以指挥空中交通”等等，不一而足。而现实情况是：我每月的口粮定量为28市斤，我在部队已锻炼了六七年，现在还要与普通民兵操练“一二一”正步走，齐步走，时值初春，乍暖还寒，我每周要轮值一个晚上，率领我班全体十三四岁的小同学从效实中学步行到江北区的宁波钢铁厂，冒寒席地而坐，敲打矿石，直到十时左右率领同学返家返校。更有甚者，新婚不到一月的家庭被隔离分居一年，年轻的妻子仍被滞留在梅山盐场艰苦劳动。1958年暑假，我向市教育局申请，坚决要求再次下放梅山，我不忍心抛离妻子独自上调市区，担任毫无意义的历史教学，亟欲摆脱那令人窒息、费解的学校生活氛围。

1959年初，我一下梅山，大队领导乃一南下老干部，他非常惊讶所有下放劳动的知识分子都巴不得尽快脱离那梅山筑塘劳动“苦海”，我却主动要求再次下放，同时也非常欢迎我的到来。当时围塘筑堤造田任务已近扫尾阶段，开始筹备储卤制盐生产，我被任命为第一个制盐生产队队长。从此我们不要再进行赶潮汐、跋泥涂、筑塘溜泥的艰苦劳动，生活也相对较为安定。我们这个生产队下辖两个班，两个班长都是中共老党员，一班长易某是原宁波市图书馆馆长，二班长是市某职业学校主委胡某。每个班有十五人左右，都是市文化、文教系统的干部或教师，不是年龄较大，就是体弱的女同志，我的妻子也编入此生产队，新婚分居一年后得以团聚，离开那市区喧嚣的教师生活，我沉浸在从未接触过的制盐生产劳动与工艺流程的研究中。当时盐场正推广日本的“枝条架立体晒卤制盐”的生产新工艺，一改我国沿海各地“盐田平面积卤晒盐”的旧工艺。我是一心一意地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制盐技师，如饥似渴地向技术员学习，白天在枝条架下领导制卤生产，晚上钻研新工艺的技术资料，回市区任

教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那个时代,个人的想法往往是一厢情愿。半年的生产队长正干得专心致志,1959年夏,夫妻两人双双被召回市区。时值县市合并,市教育局的人事干部对我们说,为了加强郊区中学师资力量,你们被调离原校,分配到鄞县第一中学任教。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投入到新的教学工作岗位。

1959年秋到1960年秋,我先任鄞县一中的初中历史课兼班主任,自61年起改任高中历史教学并兼班主任,还滥竽充数地教了半年高一俄语。我辅导和护送63、66两届同学高中毕业,这期间每年高考前夕,毕业班开始文理分科复习迎考(“文革”前高中文理不分科),我每年高考前都给文科考生复习中学的历史。

自1959年秋到1966年夏的六七年,虽然政治运动仍然不少,如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三年自然灾害,带领班级学生上福泉山采挖葛藤根、黑饭叶度饥,以及四清运动等等,但教学秩序仍未打乱,所以无论班级思想工作和教学工作完成得仍较好。两届高中同学我与他们共度寒暑,每年三秋、双夏带领大家下生产队同吃同住同劳动。每一届同学的家庭不管地处多么偏僻,我都得步行家家走访到。那时交通不像今天这样便捷四通八达,从盛垫桥走到下应十八都、姜村来回各18里,早出晚归,而到大嵩紧邻镇海的白泉等村家访,更须两个整天才能完成。四五十个同学的家访,有的还不止一次,毕业前夕都得访问完毕,有时双脚都走肿了。

这期间,班主任工作仍为主要工作,历史教学仅为副科,且只高二年级授课,高一、高三虽无历史课,但班主任职务却是跟班而上,所以更多的精力化在班级工作上。但历史教学是我的专业,所以历史课教学仍十分活跃。特别是每年高考前夕的文科考生历史复习辅导,效果较好。“文革”前几年校领导指定我每半月或一月给全校同学作一次时事报告,暑假期间,要我协助校团委领导组织团干部赴天童搞军事野营训练。这些都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自信只要听党的话,埋头苦干,自会得到领导和师生的信任和肯定。1963年,全国开始实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时,我被全校18岁以上师生推选为邱隘公社人民代表。

即使是这样相对平静的一段教学时间,仍然是好景不长。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时任高中66届毕业班班主任,首当其冲。当年6月,地县两级工作组进驻学校,号召全校师生投入文化大革命,揭批“牛鬼蛇神”。6月周末的一个晚上,地委在我校大操场布置一个大会场(事前大兴土木),召开了一次万人批斗大会,全地区各机关团体学校派代表参加,我被作为全地区第一个唯一被批斗对象,以点燃全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其罪名是“反革命分子”、“美蒋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前者以我在教学中讲述毛主席在秋收起义后“三湾改编”时将支部建在连上以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制定的背景被别有用心地引导学生诬蔑我“将红军讲成是‘流氓、强奸犯、杀人犯’”;所谓“美派特务”是肆意联系渲染我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而这一切早在我参军前夕已向组织交待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可笑我连大学本科学历皆无,竟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原来是前几年我任高考历史复习辅导教师,有几届成绩考得较好,个别考生考后竟然失态狂妄地大喊“萧×万岁”。)总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万人大会上,我面对着黑压压的广大群众,震天价响的革命口号和高音喇叭以

及刺目的聚光灯的照耀下，登台“认罪”，并想作一点委婉的解释，但没说几句，就被揪下台来。批斗我的万人大会之后，恐怖气氛顿时笼罩全校。不久，与我的寝室一墙之隔的英语教师殷老师，夜半投粪池自杀（实则他毫无问题，只是解放前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毕业）。一时谣言更甚，有人说他是以我为首的“特务组织”的英语翻译。从此我陷入苦难的深渊。

1968年，经过三年的批斗审查、内查外调、“牛鬼蛇神”校内劳动、师生各种战斗队的互斗与外出串连之后，鄞县一中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据点而被彻底砸碎，全体教师连同部分仪器图书以及课桌床铺被拆散分到全县18个公社分散办学，我被分至邱隘公社中学。该年底及次年初，鄞县革委会及其教育局组织工作组进驻邱隘公社中学，专门对我又进行一次专案批斗大会。三年前同样的大字报又铺天盖地而来，强召已离校的个别66届毕业生来校对我“揭发批判”。他们老调重弹，且派专案外调干部，千里奔波，走访我的老家和我读过中学、大学的湘、渝、宁、沪等地，希望能挖出一个“定时炸弹”，至少是一个“三青团员”，以免地县两次批斗大会放了“空炮”，但他们一无所获。我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了，心中无鬼，任随风吹浪打，也不再心惊胆颤，且经过1966年6月全地区的万人大会的批斗，对再现那些无知、荒谬、莫须有的大字报，更是不屑一顾，冷眼以对。

1969年，邱隘公社中学组建全县第一届“文革”后的高中班，刚被批斗的我又被推上担任高中语文教师。这一年原鄞县一中恢复组建成工农学校，以后改名为共大总校，内设两个高中班，邱隘公社的高中班并入工农学校，我又随之回到工农学校和共大。此后，工农学校从70年至78年连续办了七届二年制高中，我一直担任语文教师，且兼任两届班主任甚至政治教师。经过两次大批斗，“臭名”已远扬全县市，现在又上了讲台，头上似隐似现有一顶什么“帽子”，政治身份似乎也不清不白，学校搞什么政治运动，如批判资产阶级教学作风之类，大字报又会向我袭来。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文革”运动开始收尾并进行甄别平反，纠正冤假错案，我连续向县革委会及有关部门申诉，请求予以平反，给我一个明确的结论，并清理我的一切“黑材料”。得到的答复是：“批判大会是群众运动，我们没有给你戴过什么帽子，没有给你下过什么结论，所以无从平反。”（他们“忘”了，地区万人大会是地委宣传部组织的，地委宣传部长和地委书记亲临坐镇，邱隘公社中学的批斗大会是县革委会和县教育局组织的。）

1978年，我被选为鄞县第八届人大代表，这无疑间接地、半遮半掩地宣告过去对我的批斗是冤假错案，我得以轻装上阵，重上讲台。幸运的是在整个“文革”期间，狂风暴雨，黑云压城，群众被挑逗得狂醉于派性斗争，打砸抢盛行，我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始终没有受到过皮肉之苦，我真感谢广大师生群众心灵深处的良知，只是我的家属、妻子以及刚入小学的儿子遭到不少欺凌和歧视。

就这样，从“文革”开始到70年代复课闹革命，十余年动乱时期，历史教学完全被排斥于中学教学课程之外，社会上、学术界大搞什么“崇法批儒”、“批儒批周公”等运动，历史学完全被野心家玩弄歪曲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三、中学历史教学的春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逐渐彻底清算了“文革”的错误路线,恢复了高考,恢复了正规的中学教育。该年春,学校正式命名为鄞县中学,(以前是鄞县一中,县市合并时改名为邱隘中学,“文革”中被打散分往18个公社,后又成立共大总校、工农学校),在全县各公社中学选招了高一年级下学期数十名学生,与我校原高中两个高中班合并组成四个高中班,半年后实行文理分科,当时社会重理工、轻文史的思潮十分严重,近200名学生中选学文科者仅15人,我任历史课兼文科班主任。经一年学习,1979年夏这一届全日制二年制高中毕业生经初审共106名参加全国高考,录取79名,升学率为74.5%,名列全省前茅。而文科班15人中达到高考录取分数线者13人,其中有全省历史第一名的陆琼(92.5分),全省高考文科状元徐月芬(历史89.5分),她俩皆被北大录取。15名考生中重点大学录取4名,光北大就录取了3名,杭大及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录取6名,大专3名。上述成绩被当时省市有关报纸披露,我校声誉在全省一时大振,不久即被省厅评为全省首批十八所重点高中之一。



1980年

1980年赴美探亲,摄于旧金山金门大桥畔。

后,正规的全日制完全中学,正常的高初中历史教学课程设置及学制的完备,高中阶段开始文理分科教学,中学历史教学对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及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的重要地位日益得到重视。此后,我的历史教学任务日重,社会活动亦较多,不得不逐渐卸去班主任职务,专任高中历史教师兼政史地教研组长及以后政史分家后的史地教研组长。这段时期地区教育局(地市合并以前)及县教育局(地市合并以前)组织的历史教研活动日趋频繁活跃。地区教育局历史教研员葛国培同志经常以我校为试点,开展历史课堂内外的教研活动,1983年还成立了宁波地区历史教学研究会,原效实中学教导主任、中学历史教学权威、已退休的夏重谊女士被推为名誉会长,我被推选为副会长。地区历史教研活动遍及全地区各县市及杭、绍地区,我代表地区及鄞县参加过地区及省的历史教学经验交流会及各种活动,从中获益匪浅。

地市合并撤地并市以后,我被推选为省历史学会宁波市分会理事,常参加以李庆坤先生为首的理事会的活动,但中学历史教研活动仍以县局为中心。县局历史教研员李星驰同志专业功底扎实,工作勤恳负责,经常来我校商讨、研究课堂教学、课

外活动、乡土教材、高考复习指导等事宜,有时还组织全县历史教师出访外市县及上海兄弟学校,寻宝取经,交流学习,扩大眼界,改进和加强全县各校的历史教学。在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纲、改革开放、科学与教育的春天到来之后,在地、县教研室有力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历史教师可以放开手脚,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教学中去,我校的史地教研组成员逐年得到加强充实,教研活动日益活跃,高考成绩历史、地理皆列县、市前茅,少年史学会、地震观测小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成绩显著。全组六个史地教师吕素瑞、孙伯顺、徐春海、李贵菊、李君博和我团结协作,相互支持,工作紧张愉快,这是我离休前十年间工作最愉快、最充实、最富成就的一段职业生涯。这期间,自80年代以后我应聘参加了好几届全省高考历史阅卷评分工作,1985-86年,应聘担任宁波市首届中学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参与评审宁波市首批历史高级教师。

四、历史教师的职责和社会义务

(一)课堂教学是传授历史知识的主要场所和主要形式,尽力精心搞好课堂教学是历史教师的主要任务。教书育人,历史教学不仅仅是引导学生掌握一些必要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培养学生正确、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在课堂教学中单纯地教学生记忆一些历史事件的年代、人物、演变始末,或者朝代的更迭、国家的兴亡等历史知识,如果课堂教学中教师一味照本宣科,或滔滔不绝地满堂灌,则课堂必然死气沉沉,枯燥乏味,久之,学生必然失去学历史的兴趣。再加以一般求学的功利主义思潮和单纯升学的指导思想作怪,历史作为一门副科,更容易造成学生的轻视和放弃。几十年来我非常注意,千万不要使自己的课堂教学陷入上述困境,所以在课堂教学中非常重视以下诸原则:

1.必须是充满感情地讲授历史课,与学生共同沉浸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臧否历史人物,爱憎分明,评价历史事件,鞭辟入里;或喜怒笑骂,或击掌惋叹,务使课堂气氛活跃,情绪亢奋,师生共鸣。这样,历史知识自然而然地深深印在学生的脑海中,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也自然而然地得到熏陶。

2.必须重视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可接受性。人类历史纷纭复杂,年代久远,许多历史现象、社会形态、文化思潮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与当前青少年生活的时代相隔甚远。如果不加以形象、直观的说明,学生难以理解,不理解即无从记忆。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我除了注意语言的直观与形象以外,时时借助图片、地图帮助讲解。上世纪50年代后期,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中学历史教学地图,但量太少,且较浅易简略。北京军事博物馆曾出版过一套现代中国史地图图片,但太详尽复杂。历史课本上也有一些地图及图片,也是量少不敷应用。我除了充分利用上述图片外,还常常改制或自绘各种历史地图。为求得课堂教学中重点突出,鲜明醒目,我常常自制大型板图,尽量使每堂课有板图、图片以帮助理解历史事件。

3.必须重视历史教学中的“以史为鉴”的战斗作用。学习历史必须联系现实,让学生明了过去的人类活动是怎样影响今天的人类社会,今天某些社会现象、国家与

民族间的争斗、结合、融合是怎样走过来的。学习过去的历史,看看眼前的世界现实,我们应如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使我们的社会、国家、民族稳步、健康地复兴和发展壮大,免蹈历史覆辙。当然,这种“以史为鉴,联系现实”绝不是喧宾夺主,把历史课讲成了政治课、时事课,而是在深刻了解某一历史事件的过程之后,言简意赅地点明它与现实的某些联系,让学生对该历史事件印象更加深刻,并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比如,现在学中国现代史的抗日战争史,能够不联系今日日本右翼势力大肆美化侵略战争为其战争罪行翻案的现实现象吗?

课堂教学要做到上述三点,精心备课乃是关键。虽然这些教材几十年来已教了无数遍,但备课工作仍不敢稍懈。每一年级、每一届学生的情况不同,每一届的社会背景不同,授课怎能千篇一律?精心备课是指课前精心准备教案,精心设计这节课的主要形式、步骤、手段,走上讲台已是胸有成竹。

(二)做好毕业班的高考复习指导,帮助同学升入理想的高校,也是历史教学每年面临的重任之一。“文革”前,中学历史课程的设置为初中设中国古代史、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高中设世界近现代史及中国现代史。“文革”后拨乱反正,80年代后,高中文理分科,不管是前期的二年制高中及以后的三年制高中,历史皆作为高中文科的一门主要课程,得到加强。“文革”前我任高中历史教学,跟班制班主任,还得兼任初中的政治课和历史课。当时高中毕业班高考临考前一个月才文理分科进行迎考复习,我校高中历史教师仅我一人,故60年代初起,每届高考我都面临着帮助文科考生进行复习辅导的任务。70年代末,文理分科教学,我校史地教研组力量得到加强,高中历史教师增至两三人,我可以随高一逐年上升跟班教学,高考辅导可以二至三年轮到一次。不管是“文革”前还是拨乱反正以后,高考复习辅导一直是我教学生涯中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高考的复习辅导,我着重抓以下几点:

- 1.全面系统地复习历史,要求学生对中外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有一个系统的、概要的、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为加深理解和记忆,常进行一些梳理、对比和概括,让学生对历史宏观发展规律有较好的掌握。

- 2.重点复习中外历史各阶段中的重大事件,所谓重大历史事件即深远影响该时代的一个朝代、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形态乃至世界某个地区甚至全球历史发展的大事。必须把这许多中外历史重大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原因、经过、结果、影响及意义掌握得一清二楚,这是相对微观地深入掌握历史。

- 3.重点复习与新近的、现实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有联系的历史知识。历史绝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往往惊人的相似。国家兴亡、朝代更替、文化的枯荣、民族的兴衰皆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并产生深远影响。学历史的目的是要以史为鉴,以史为师,面向未来,掌握今天。选择此类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知识,帮助学生重点掌握,不能简单地贬之为“猜题目”,应该说这也是历史教学的战斗任务之一。

- 4.帮助同学从单纯地、机械地背诵、记忆历史中解脱,从死记硬背、顷刻即忘、再复习、再遗忘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引导学生把必要的机械记忆和历史发展以及事物发展的规律相结合,建立规律性的记忆方法。譬如,学生对历史年代的记忆最感头

痛,那是因为他们单纯地、孤立地死记某些年代之故。如果把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爆发的年代置于该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的纵向联系及其产生影响所及的空间的横向联系来记忆,年代的记忆就显得容易得多,且可以由此及彼、由点及面地建立,记忆一连串年代。当然,上述第1点所述,经常帮助学生梳理、对比、概括历史知识,使之系统化,也是加强记忆、改良记忆的主要方法。

(三)指导学生课外活动,培养文史学习的爱好者,也是历史教师的教学任务之一。上世纪60年代至“文革”前,学校指定我主讲每半月或一月一次的时事讲座,向全校千名学生讲述半个月来国内外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此类讲座往往要牵涉到历史知识,千余名学生齐集大礼堂,常常是鸦雀无声,很受同学们欢迎。80年代以后,学校成立了少年史学会,这项活动也开展得十分生动活泼,但我们历史教师为此却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少年史学会采取自愿报名参加,每周只有一个课外活动时间(45分钟),还要按高初中分组,为之制订活动计划。活动的内容大致是介绍《少年文史报》、文史专题讲座、介绍文史小丛书、乡土历史以及参观展览等等。当时,我们的课堂教学任务已经很重,每位教师每周至少15-18节课,还要兼任班主任或教研组长等职务,再要抽时间指导历史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实在是不堪重负,穷于应付。至于外出参观访问,一学期能安排一至两次,已属难能可贵。比如,我带少年史学会同学参观访问近在咫尺的宁波天一阁,须得事前联系;须得选定一个周末休假时间才能集合各年级的史学会同学一齐参加,组织准备工作繁杂琐碎。那时,不象现在这样电讯交通便捷,这样一次活动,事前准备已很费周折,往返活动一整天下来,往往使自己搞得筋疲力尽。值得欣慰的是,凡参加当年少年史学会的同学,毕业后往往得到更好的深造。

(四)社会兼职与历史教学的结合。80年代后,我的社会兼职与社会活动较多,我尽量将社会活动与自己的历史教师职业挂钩,使两者兼顾而不影响历史教学。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先后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和常委、省政协委员。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省政协连任五、六两届共十年政协委员。每年一次的县、市、省政协全会,往往连续召开,一参加就是三周以上。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与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共商国家大事的同时,我尽量与自己的教学任务挂钩。比如,在省政协两届十年任期内,我联络、说服同组社会科学新闻界的同行,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联署,向省政协大会提交两个提案,得到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的通过,以大会名义交省政府有关机构以政府法令通行全省。其一是《全省所有历史古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向中小学生团体及个人开放的通知》,比如宁波的天一阁、招宝山、河姆渡等。其二是《禁止和限制在全省城市中心地区及居民区燃放炮竹焰火以防污染环境及伤害青少年的通知》。(此禁令上世纪末已实施多年,近年似又渐解禁。)

我在担任县政协常委十年左右,负责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先后编辑出版了《鄞县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一至六集,最后两辑是《鄞县籍当代港澳台及国外名人录》、《鄞县籍当代国内名人录之一》,为抢救我县区近现代史地方资料作出一定贡献。

这期间,常应部队、机关及社会各界有关人士的热情邀请,难以谢却,为他们作

各种有关历史问题的讲座、辅导。1982年应东海舰队后勤部、政治部之邀,为他们连排干部作《中国近代史》讲座,为鄞县共青团代表大会作同样讲座,为鄞县政协办公室及部分委员及鄞县某些机关干部分别作《百年国耻,今朝洗雪——香港沦陷蒙难史及香港回归的斗争》和《九九澳门回归,一统大业谱新篇——澳门蒙难史及回归斗争历程》等讲座。此外,还应某些干部之请,为他们参加省、市党校入学考试作升学的历史知识辅导。



80年代省政协社科组部分委员合影。左一为省社科协副会长张拯璞,左二为鲁迅幼年同伴闰土之孙章贵,时任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左三为作者,左四为省律师协会张燕征律师。

这些讲座或辅导都是义务劳动,未收丝毫报酬,仅有一次某机关执意送来60元酬金。而暑期参加省里的高考历史阅卷工作及宁

波市的首届中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工作因时间较长,且借住宾馆,每天略有点生活补贴。

总之,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我离休前后,由于各类社会兼职较多,经常外出活动,对教学工作有一定影响,我抱着尽量兼顾、尽量减少对教学工作影响的态度,有时不得不牺牲寒暑假的时间两者兼顾。有些活动,如列席市政协全会,我就请假缺席,有些团体的邀约讲座,尽量婉谢,因为一次讲座,虽为时不过一二小时,但准备讲稿至少得一两天左右,精力有限,教学工作不能太受影响。记得有一年3月参加省政协全会,时正值我任课的班级面临高考前的复习阶段,我赴杭报到时,预定在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小组讨论一天后提前返甬,委托政协办公室为我提前预订会议中途的离杭返甬的车票。由于办公室的工作庞杂琐碎,将此事忘却,到时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政协办公室只得派两同志专车送我赶往火车站,挤上即将启动的杭甬列车,我在上车后临时补票,一路站到宁波赶回学校。

五、两点感想

应李星驰同志电嘱,提笔写这篇文章,往事一一浮上心头,感叹伤怀,彻夜难眠。由于离开教学岗位已十有七年之久,年事渐高,记忆减退,许多往事之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依稀模糊,难以忆及,加以久离宁波,寄寓外埠,旧存之笔记、资料、档案等皆尘封于宁波旧居,一时无从查找,故只能凭模糊记忆所及,草成此文以应嘱。行文板滞繁缚,内容空洞无物,难副李星驰同志之厚望,亦愧对年轻一代同行,停笔掩卷,唯得两大感想,久久萦怀:

(一)中学历史教学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历史教师任重道远,大有可为。今天“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科技兴国”、“教育兴国”已成为党和政府的根本政策、全民的共识。教育事业大力发展,教育的创新和改革方兴未艾。上世纪80年代以前那种运动不断、折腾不息、教师动荡不安、莫知所措的境况已一去不返。今天,广大教师生活安定,家境小康,工作条件大大改善,每周双休日,工作量亦大为减轻,完全可以全身心、无后顾之忧地投入业务进修和教学工作上来。现在的青年教师生逢祖国和民族复兴的盛世,我们面前既充满着不少良好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严重挑战。历史教师的职责是要教育我们下一代成为“认清历史,借鉴历史,掌握未来,创造历史”的新国民,使他们既能善于抓住转瞬即逝的各种机遇,迎头赶上,又能勇敢、机智地迎接各种挑战,战而胜之。中学历史教学抓得好,我们的下一代就会产生更多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实业家等社会精英;中学历史教学抓得好,我们的下一代就不会或很难产生像成克杰那样身居高位的贪官污吏,像杨秀珠那样携巨款外逃的巨贪和像赖昌星那样的流氓黑帮企业家;中学历史教学抓得好,我中华民族的大复兴就会更加顺利快速发展。我真为我们年轻一代同行生逢盛世、肩负国富民强、民族复兴重任,大有作为而感到无限荣幸。

(二)坎坷从教30余年,回首往事,业绩渺无,憾疚良多。刻苦进修不够,专业功底浅薄,学术上一无成就,虽曾忝列宁波地区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省历史学会宁波分会理事,以及宁波市社科协会会员,但徒负虚名,实绩甚少。平时在历史教学中对教学原理、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的研究、教学经验教训的总结提炼不够,特别是因材施教、面向全体、调动每一个同学的积极性不够。教学过程常联系实际,指点国际政局,针砭时弊,有时可能语过激烈,词陷偏颇,偶而可能伤害个别学生(学生是无辜的,应与其家长和社会的某些错误分开),至今犹感内疚,愧对故旧学生。

2005年4月于上海

【作者简介】

萧湘,男,1928年生于湖南邵阳,抗战期间举家避难重庆。1947年毕业于湖南长沙文艺中学高中部,1948年—1949年春在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旁听进修。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部队解放舟山群岛,历任团报记者、助理编辑、文教组长等职。1955年复员转业,任宁波五中(即宁波第一初级中学)历史教师。1958—1959年下放梅山盐场劳动,期间回宁波五中任教半年。1959年地市合并调鄞县一中,历任鄞县中学政史地教研组长、史地教研组长。1988年离休。在部队立三等功一次、四等功若干次,1957年获复员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奖状及奖章。20世纪80年代任宁波地区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历史学会宁波分会理事,曾被选为鄞县第八届政协委员、常委以及浙江省政协第五、六届政协委员。